

一抹清凉解暑心

□彭宝珠



每逢夏日，烈日高照，很多解暑的食物就冒了出来。若要选奶奶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我觉得仙草冻当位列榜首。虽然只是一道家常小吃，但是在我心里它却胜过了山肴野蕨——因为，那小小的仙草冻里凝聚了奶奶的爱，蕴含了家乡的味道。

“六月大暑吃仙草，赛过神仙不会老。”每到盛夏，听到这句谚语，我就会想起了奶奶的仙草冻。仙草冻是用仙草制作的，仙草又名凉粉草、仙人草，属一年生草本宿根植物，茎四棱、叶对生、轮伞花序、唇形花冠……相貌平平，却蕴藏着巨大的“清凉”。

小时候，每到炎热难耐的夏天，奶奶都会做几碗仙草冻给我消暑解馋。仙草冻的制作极为费时，至少两三个小时。年幼的我坐在摇椅上边看小人书边等待，在有规律的摇晃中，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梦中是奶奶矫健的背影和仙草的清香。

奶奶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她先将仙草洗净，全部剪成小段，倒入大锅，加上清水和碱水，用大火将水煮开，再用小火慢慢熬制。待到锅里的汁水渐渐变黑，奶奶找来盆子，盖上纱布，开始过滤仙草汁。将过滤好的仙草汁，倒入锅里，加上焦芋粉，搅拌均匀，开中火熬煮，看着黑亮的仙草汁慢慢熬成粘稠的液体，待汤汁沸腾再熄火，冷却后就是晶莹剔透的仙草冻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冰箱是很难见到的。不过巧手的奶奶总有办法，她将装着仙草冻的盆子密封起来，放在篮子里，系上绳子，沉到水井里，“冰镇”起来。

待我午睡醒来，奶奶早已去田里干农活了，摇椅旁的桌上留下一碗冰镇过的仙草冻。这一碗奶奶精心制作的仙草冻，如温软的翡翠。我迫不及待地吃起来，挖一小勺放入口中，从喉咙到胃里，一路冰凉爽滑，心海像被一阵清凉的风拂过，无比惬意。我大口大口吞服着仙草冻，凉爽之气荡漾在口腔，夏日的酷热开始慢慢退散，真是奇妙。

我对仙草冻念念不忘，查阅了《本草纲目拾遗》，从中得知：“仙人冻，一名凉粉草。出广中，茎叶秀丽，香犹藿藜，以汁和米粉食之止饥，山人种之连亩，当暑售之。”可见仙草冻消暑的习俗，古已有之。

时光悠悠，我在仙草冻的陪伴中慢慢长大，离开家乡，到别的城市工作。每到盛夏，我都会学着奶奶准备好食材，给自己做一碗仙草冻，放进冰箱，等待那清凉的时刻。夏夜的晚上，静静地躺在椅子上，望向那深邃的夜空，拿着勺子微微一搅，晶莹的仙草冻荡漾开来，碗底隐隐约约有着丝丝影子。那一抹清凉，承载了我童年的舌尖回忆。

暑假，我回到家乡。院子里那一片仙草还像以前那般旺盛，但是奶奶已不再年轻。奶奶的眼里写满了再见到我的欣喜。她一直悉心栽种着那一片仙草，午饭后，奶奶端来我一直都忘不了仙草冻，我又一次品尝到了奶奶对我无尽的爱，那份清凉的爱！盛夏苦长，时光摇曳，但再多疲惫，也抵不过捧一碗清凉，任身心舒畅，日子绵长。

夏夜萤舞

□董国宾

蛙鸣在池塘浮起的时候，夏夜便在狂热的帷幔下浮躁起来。辣辣的太阳隐去，酷暑却不肯如影随形，空气闷热而潮湿，似乎能拧出水来。暮霭下，树梢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试图挣脱炎热的裹挟。蛙鼓阵阵，百虫声声，敲打着苦夏的贝壳，砰然溅出丝丝幽叹。一粒粒星光，在飘忽的闪烁中，应时投来一个个笑脸，洒下一片片快意，注入一份份和谐与温馨。于是，季节便在张弛与紧凑、豪放与拘谨、湍急与舒缓的阡陌田畴里，驿动着浓淡两宜的节拍。

在大自然的节拍里，滚烫的夏夜，依然有丝丝凉意，夏夜萤舞，便是这样一阵清风。在童年记忆的碎片里，萤火虫，是草丛里飞来的花朵，将横冲直撞的炙热拦腰截断，洞开出一片小小的清凉天地。

树林里，草丛中，乡村的夏夜流萤飞舞，给夜色带来动感，增添几分旷旷。流萤，是快乐的舞者，用飘忽的鼓点，倾吐心声，诠释生命的灿烂和灵动。似朵朵浪花，点点晶莹，在夏夜的梦魇里细语，用朗朗上口的诗句，撩开夏夜的衣羽，朦胧出一片夏夜的清凉。乡村的空气，飘逸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萤火虫翩翩飞舞，忽明忽暗的萤光，与夜空闪烁迷离的星光交相辉映，让人看得痴迷，看得醉心。

流萤是夏夜神秘的精灵，与童年携手相伴。“萤火虫，打灯笼，飞到西，飞到东……”童谣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思想的浪花，陡然间起舞于欢乐的童年。

村前有棵老槐树，夏夜夜幕降临时，聚集在这里纳凉的妇女们喋喋不休地拉起了家常，叔叔伯伯们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来年的展望，倚背的老奶奶絮叨着过往的故事，我和小伙伴

却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相约捕捉萤火虫。

那可是件快事。看着一个个绿莹莹的“灯笼”冉冉升腾，心里即可注入了一丝凉爽，不言而喻的快乐填满了心胸。那样的时光里，退却了夏夜的燥热，无视蚊虫叮咬，视线里蓄满了欢乐。小小流萤，似缕缕丝线，纺织着童趣的帛衣。

走过老槐树，穿越村前的平凉地，来到不远处连成一片的草地里。一只，两只，三只……萤火虫轻盈地从草丛里飞出来，舞姿舒缓而空灵，如一双双柔软的小手，把一颗颗童心抓痒了。我们唱着儿歌，嬉笑着，追逐着，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透明玻璃瓶，拿着竹扇，穿梭于草丛里。萤火虫忽上忽下，忽明忽暗，挑逗性地盘旋着。悄悄接近它们，将扇子轻轻一摇，便掉在地上，一只只被收拢起来，整个玻璃瓶通明闪光，眼前亮光一片，童年的心怀也随着忽闪的光亮明媚起来。更多时候，还是不愿把它们装进瓶子，而是喜欢伸出手掌，刻意让它们停在掌心，或驻足衣服发间，更为珍惜这份美丽的邂逅，人萤共舞，营造一份美妙的意境。

夏夜看萤，凉爽了身心，给人带来快慰，让人觉惬意。乡村夏夜，蛙鸣虫吟，萤光点点，赶路的夜行人，看着小精灵们飞起的“灯笼”，我想，不管前方的路途多么遥远，夜幕如何漆黑，心里总会多一份自信。因为光明总会给人信心和希望，哪怕仅仅是微弱的一线。大概很多人会喜欢萤火虫，它娴静、轻盈、空灵，不单只是点缀夏夜，还能增添童心与浪漫，让人在往昔的追忆里，飞起一片思念，生出一份美好。萤火虫，岂止是一盏盏闪烁的“灯笼”，更是一段美丽的童年。

与一棵树对望

□敏奇才

村口那棵虬枝伞撑样四方伸展的白杨树，在原地原样枯萎复翠地站立了很多年。

奶奶说她小时候，那棵白杨树就站在村口迎送来往；母亲说她自嫁进这个村多少年，白杨树就在村口迎风生长等待了多少年。以前生长的岁月母亲不知道。

我上大学时，曾站在白杨树的浓荫下等过长途班车；我工作了，又在它的目送下一次次踏上离家远去的班车。

我一次次回望它，一次次忆起它，一次次在睡梦里梦见它。

它成为了我灵魂深处一抹挥之不去的记忆。如今，我已两鬓斑白，常常目送心荫呵护的女儿踏上远程。站在路口，满头白发的我多像昔日村口目送我远行的白杨树。心中有多不舍，痛惜的泪水盈满眼眶，但还要强咽着露出一脸笑容。这就不由忆起那频频泛着光点的白杨树，像灿烂的笑容，像闪烁的泪光，像默默的嘱咐。

前几天，回了趟家，早早地给母亲打了电话。当车驶到村口时，母亲拄着拐杖坐在一块被无数衣襟擦得油亮没有一丝纤尘的青石板上。几束细碎的晨光从树缝里透射下来，耀眼的光点随着微风在母亲的身上晃荡，像跃动不停的调皮牛眼睛雀。

远远地停了车，摇下车窗，我坐在车里遥望着母亲佝偻的身躯，犹如一枝枯朽的白杨树杆耷拉在树底下，惨不忍睹。我再也忍不住泛滥的情绪，泪水哗地喷涌而出，泼在了胸前，润湿了我的胸怀。

我与老白杨树相逢，与老树样的母亲相逢，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活成了一棵树，一棵

逐渐老去的白杨树。

想当年，上学等车时，我曾在这棵老白杨树底下大声背诵过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我再次背诵，它静默地听我背诵，听我大声赞美，竟以沙沙的风声回答我，我无语凝咽。

上了年岁，再也不想远行去看异乡的风景，剩下的只有深沉无尽的思忆。

我伸手抚着满头稀疏的白发，像冬日光秃的树冠，感慨自己活成了一棵不愿挪窝的老树。再看母亲透出盖头边沿的一丝白发，映在她苍老憔悴的脸上。树皮样枯黄的手指，没有血色，更无血色，只有暴起的青筋连着瘦枯的手臂，有种大风一吹立折的感觉。但是母亲的眼睛却像树杈上鸟窝里的鸟蛋，透亮光洁。

汽车的后视镜里，我是一脸的憔悴，好像比母亲还要苍老。

母亲坐在大树下，没认出是我。她奇怪一辆车停在大路口一动不动像静物似的。

树冠在微风里轻盈地摇晃着，我坐在车里轻声哼着母亲教我的儿歌：“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的什么花儿来？我带的茉莉花儿来。”哼着泪水又一次润湿了胸前。

树影慢慢地移过了母亲的身体，亮出了母亲瘦小的身躯。

白杨树岿然不动。

母亲一动不动，把自己坐成了一棵白杨树。我也似成了一棵白杨树。

我与树是有缘的。

树静我动，但我与树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一直在走，走向灵魂深处，走向生命尽头。我们的归途在哪儿，那是上苍的事儿，但生命的尽头便是殊途同归，终究要归于自然，归于泥土。

民谚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节气一过，炎炎夏日就缓缓拉开帷幕，西瓜成了大家的解暑神器，水果店里，很多个圆滚滚的西瓜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宝贝，乖乖地排排坐在冰柜里，等待着主人领它们回家。

前几日，堂妹回了一趟老家，返程时，妈妈执意让她“顺道”给我们带来很多家里的土特产，有玉米、土豆等，还有三个青绿青绿的大西瓜，一个椭圆，两个正圆。这天正好有朋友围桌而坐，来不及把西瓜放冰箱冰镇，老公就切开了最大的那个。正好妈妈发视频过来，我告诉她：东西都收到了，现在正准备吃最大那个西瓜呢！老妈妈说：你把镜头对着西瓜让我看看，这个大的前两天你爸从地里摘回来的，看外表是熟了，但不知里面红了没有？不要是个“白瓜”吧？那种急切想知道结果又怕失望的样子，就像孩子们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在老师揭晓考试成绩时，我在手机屏外都能感觉到妈妈的“紧张”。眼看着老公把西瓜一分为二，西瓜的瓤色虽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红，瓜籽也不全是黑的，但有一种清甜带着土地的芬芳扑鼻而来。老话说：西瓜不熟白嚷嚷（瓤），看到红彤彤的西瓜，妈妈开心地像个孩子：哎呀，不错不错，不早不晚，你爸摘得刚刚好，你们赶紧尝尝甜不甜？“当然甜呀，胜过超市买的呢！”我轻咬了一口，嘴唇上舌头上同时染满了浅红的汁水，清甜中带点沙，沁人心脾，顿时暑意全消。别看西瓜现在随处可见，在小时候，西瓜可是我们和爸妈一起下地收稻谷时才能吃上的美味。

我生长在大山里的农村，父母日夜耕作在黄土地上，童年的夏天很是清贫，没有冰棒雪糕，更没有“透心凉”的冰可乐，平日的零食也不过是自家地里种的瓜果。

骄阳似火的夏天，唯一值得期盼的是家里收稻谷。那时爸妈总是半夜四点多便起床，天刚蒙蒙亮，他俩披着月色，踩着露珠去田里把当天要收割的稻禾割下，一扎一扎地码好堆放在田里，然后回来吃早饭。饭间，我和弟弟妹妹一听今天收稻谷，心里便像有只小麻雀在欢快地跳跃，巴不得快点出发下田。看着爸妈把事先准备的西瓜放进箩筐，再放入箩筐，再把茶壶，杯子，簸箕等东西放入另一个箩筐，用扁担挑着一晃一晃地走在前面，我们三姐弟则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好像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似的。到了田里，妈妈先去不远处的水井里装上大半桶水，她小心翼翼地把西瓜清洗干净，轻轻放入桶中，然后提回来放到背阴面的田埂下，再用湿漉漉的稻草盖在上面，相当于给西瓜作了一个简易的冰箱。爸妈两人并列站在小型的打谷机上，左脚站在踩板上，右脚快速有规律地踩下另一块踏板，他们的双手抓住沉甸甸的稻禾左右上下翻滚，力求每一粒的稻谷都能顺利地脱粒到谷仓里，我和妹妹则分别把一束一束的稻谷递给爸妈。在爸妈脱粒上一束的空隙，我们快速跑去另一堆稻穗，弯腰捡起另外一束束金黄的稻束，跑回来递给他们，顾不得身上汗流浹背，手臂被稻穗割裂，也感觉不到腿上蚂蟥的亲昵吮吸，只因知道，在田地的一个小角落，有美味在等着我们哟。如此重复，一堆堆，一颗颗稻谷在一家人的齐心协力下，装入了打谷机里。轰隆隆的打谷机脱粒声，站在打谷机上手脚并用的爸妈，还有在田间不停地跑来跑去的我们，组成了一幅热火朝天的收割图。

那时的我们，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不是爸妈对我们勤快的夸赞，而是那句“休息咯！”，这是要开动西瓜的信号呀，我和妹妹肚里的馋虫已忍耐许久。

管不上身上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我们踩着湿哒哒的裤脚飞快地跑回田埂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把西瓜从水中捞出，放在铺开的透明胶布上，用刀把它分成很多份小小的三角形。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大口咬一口，西瓜的清甜顺着喉咙沁入心田，像一阵凉爽的风吹过，天气的炎热，搬稻穗的辛苦在那一刻都被一块块鲜红的西瓜治愈，怎一个“爽”字了得……

如今，新农村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爸妈已不需像年轻时那么辛苦，稻谷被各种瓜果蔬菜替代，他们种的西瓜不多，只为了孩子们能吃得绿色更健康。爸妈自己种的瓜，与超市卖的瓜味道大不相同，那种自然的清香和原汁原味，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们的挂念，是不可复制，也无可替代的。

“凉冰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暄倾诸茶”，清代才子纪晓岚如此说。西瓜是炎热夏季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份清凉的礼物，而爸妈千里之外托人带过来的西瓜，是一份甜蜜的牵挂，更是一份浓浓的关切和爱护，它抚慰着我们异乡打拼人的乡愁，也激励着我们脚踏实地，稳步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酷暑西瓜甜

□郭仁春

